



書經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

編修臣沈文鎬

蔡沈曰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器

臣謹按成湯顧諟天命聖敬日躋其盛德已無虧矣而仲虺猶以懋昭爲言誠欲其勉之又勉明之益明作民之極而建其中也夫中之說始自虞廷而執中以建極于民之實則在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兩言蓋中之理卽事而存自立政用人以及寢興服食各有當然之理若處事有一毫未到恰好處便不是中惟制之以義而事有萬變總裁度以當然之理則因物付物事無弗中矣中之理卽心而具凡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皆有自然之節若此心有一刻未

就防閑處便失其中惟制之以禮而心有萬感
總範圍乎自然之節則不偏不倚心無不中矣
夫義禮德也之以之制事制心卽懋昭以建中也
蘊之於己彰之於民垂之爲法則於以定億萬
年無疆之業而爲子孫所共守者不外乎是非
僅一時之治表正萬方已也抑臣更有思者人
心爲萬事根本未有心不就於範圍而能處事
皆得其當者况人君日理萬幾皆受裁於一心
惟主敬以立心之極寡慾以清心之源俾一心
之內有主而虛無欲而靜然後化裁推行以妙
萬物之感則必制心以禮而後能制事以義也

與

書經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監察御史 臣 薛澂

蔡沈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

臣謹按中之一言千聖相傳之統百王出治之原人主懋昭之實而凡爲天下國家之所莫能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四

外也溯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卽中也惟帝降衷厥有恒性性卽中也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中則同得此仲虺所謂大德虞書所謂峻德太甲所謂明命無二物也其建中于民奈何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氣拘物蔽非失之不及卽流于太過而協中者鮮實賴主治者大作師作君之任隆裁成輔相之功克綏厥猷納民軌物表端于上斯影直于下此建中所由名而懋昭之實際也且夫中也者非虛懸而無所麗也固卽義禮以爲端建中者非缺略以爲功也必

合制事制心以執其極心之裁制爲義曲成萬事而不遺非秉之爲主宰則妄動而招尤退縮而畏事而天下之達道不行矣理之節文爲禮範圍一心而不過非持之以檢攝則淪于虛寂流于縱逸而天下之大本不立矣必也事有萬端而一以義爲斷不敢恃才不敢矜智量其可否揆其重輕權度不差而剛柔寬猛之悉協其則心有萬慮而一以禮爲坊無敢作好無敢作惡守其官而思無越安汝止而神常凝主靜立極而喜怒哀樂之不踰其閑察之惟精而務絕疑似守之惟一而務絕二三夫如是義以方外則蕩平正直而中之用行禮以直內則鑑空衡平而中之體立自正其身而正民之身者樹之的自正其心而正民之心者作之型洪範所云皇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非建中于民之明驗乎然王道本于天德立體乃可致用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然則建中者實協中所由致而制心者尤制事之先務也歟

書經

建中于民

監察御史臣葛峻起

臣謹按自昔聖王之治天下其神明廣運以躋斯民於蕩平正直之域者中而已矣顧中爲斯民所同具而非民之能自爲中也惟主德清明有以示之準而立之則以範圍於莫外斯遵道遵路無黨無偏而會歸其有極此商書仲虺之誥所以以建中于民諄諄爲成湯進也蓋中以不偏不倚爲體無過不及爲用唐虞以來帝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吳

授受之心法莫不以允執爲兢兢而禮樂刑政之原胥出於此大哉中乎其治天下之本乎今夫人君之一好一惡天下之風俗繫焉一言一動天下之則倣關焉故於己爲執中而於民則爲建中惟能執而後能建孟子敘存之之統而曰湯執中是卽建中之謂也然欲建中于民未有不本於懋昭大德者湯德本大而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蓋昭則無時而不明惟精之道得矣懋則無時而不勉惟一之道得矣此湯所以紹五百年

聞知之統而仲虺得以與於見知之列也歟且夫剛柔燥濕斯民之風土不齊賢否知愚斯民之姿稟亦異故論其性則莫不各賦一中而論其行則未能自協於中惟湯懋昭大德作極於上自立身行己以至敷政寧人之用悉合乎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極則以故首出庶物樹之風聲萬民雖衆無不受範於一中之內矣若夫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有今日之中施之異日而或爽其宜一事之中施之他事而或愆其節因時以善其用小心以察其幾使民之罔中者皆受裁於我之中以之行政而君道成以之敷教而師道立上以承虞廷十六字之傳下以開商家六百年之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中之全體大用無不備矣其在商頌長發之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其建中于民之謂乎

書經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編修臣杜若拙

臣謹按帝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無用不行無體不立用有萬變而必不失其當然之則體本無爲而必實有其守正之規蓋體用之同條而共貫者約之不外於一中而行而宜之適如乎事之分則義之權衡於一定默而存之適得其心之理則禮之範圍而不過自古性安之聖由仁義行周旋中禮者則以一中爲授受而心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與事已無所不該可以渾乎義禮之名而不必有其勉強宰制之勞苟非然者則事與心必受之以制而後不至於過差而所以制事與心者必準之以義禮而功乃確乎其有可據德乃日新而不自知此商相仲虺告湯以懋德建中而必實之以義制事禮制心也夫人君日有萬幾其爲事也煩矣然而一事有一事之宜萬事有萬事之宜或膠於一成之迹或設以意見之私或游移於兩可之說而不能斷毫釐有差謬悞已多在人君非不欲其事之善而所以制之者

無其具則惟其義之未精也夫義卽事而存是非可否截然不紊而惟隨時以觀理因物以察則確見乎義之所在而施之必協其分行之務要其歸則事爲有制而用人行政之間萬舉萬當矣至於心又爲應事之本而義所從出之原也平時不能慎檢其心臨事何以精研乎義顧心之爲體當靜存之時旣易淪於虛寂而念慮之萌事物之感往往一發而不克中其節縱聲色不邇貨利不殖之主不至嗜好攻取之相尋而喜怒哀樂之間稍涉於偏倚視聽言動之端未準乎天則恐心猶善變而不得所制夫禮者理也理有節文斯謂之禮心以載理禮卽以範心夙夜宥密之中察之也精守之也一務使心安於正而非禮之私不得而干之而所以制心者不得其道乎而要之心端則能以處事事得則愈以愜心心得其制而中之體立事得其制而中之用行內外交養體用一致此德之所以純粹無疵日新又新而建中於民者卽可垂裕於後也仲虺之言其誠深悉乎斯道之源流而爲萬世帝王之大法也哉

書經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編修臣李龍官

臣謹按此言成湯窮理盡性之學內外外交相養而所以建中於民之本也夫人主一身上而天地祖宗之所式憑下而臣鄰兆庶之所倚毗其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而宰萬幾之理者存乎心叢脞而事無所檢則業不廣馳騫而心無所坊則德不崇古聖王懋修於聖敬而致謹於日新昭上帝而式九圍其道百世猶當共凜也在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

昔唐虞授受一中焉止耳迨舜之命禹則人心道心之辨惟精惟一之功隱然有升降之懼焉若夫湯遷社旣以創征誅之局典寶且將疑百姓之心苟共球受而競綵未化震竦猶存未可云建中於民也且夫中豈託言淡漠矯語無爲希神化之驟臻忽懋修之實功哉其所以表正萬邦者則固有其本矣德散於事而用之所由行者則有義德凝於心而體之所由立者則有禮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矣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矣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凡我造邦各守爾

典而况爲天下之所繫屬者乎帝王之事與儒
生異觀夫洪範八政周禮六官凡祀賓食貨兵
刑禮樂莫不勞聖天子之經營以爲之調劑而
謹小慎微則日用酬酢亦不敢忽也苟幾微之
未合宜則草野雖愚皆得以私議天朝之法守
惟制之以義而後萬物各得其至善之地不偏
不倚咸受裁於中以默運其曲成之化蓋事殺
於外而義聚於內平日旣深喻其精微而和順
於道德雖事之變動不居而推行必歸於盡利
由是賞必以功而彤弓皆中心之貺也罰必以
罪而噬嗑皆雷電之章也舉者直而公孤卿尹
皆一德之股肱也錯者枉而郊遂撻饋皆鼓舞
之教誨也本諸身而徵諸民所謂無偏無陂遵
王之義者此也至於人君之心所以宰制羣動
者如星之有北辰也雖晦冥陰默之中南北易
迷而極星正則可攷而辨是非紛雜之中邪正
易淆而王心正則可審而分然人主一心而環
而伺之者衆封禪禱祀之足以中其隱也土木
甲兵之足以快其志也聲色貨利之足以誘其
衷也卽一己之視聽言動亦交相引而有不能

自主之時苟舉念未合乎天則雖萬里之遠亦將進而窺九重之隱微惟制之以禮而後念慮胥範於準繩之內有嚴有翼咸率由乎中以神明其矩矱之經蓋心兼乎情而禮原於性平日既克去其嗜慾而頤印乎圭璋任心之捨舍不測而成性必極其閑存由是志以道寧而威儀之抑抑也言以道接而德音之秩秩也文物以紀之而垂裳端冕昭其恭也聲明以發之而采齊肆夏著其和也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所謂齊明盛服非禮勿動者此也凡此皆中也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位天地而育萬物胥由於此不然天既錫王勇智正域四方卽稍弛其防檢萬不至於紀綱隳而菁華竭也而內外交相養如此孔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治天下者所以永保天命之道也歟

書經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傳曰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

臣謹按人主所以清出治之源而爲萬事之本

者心而已矣心不能無所蔽故必資乎啟沃之

助而後不惑於似是之非何也心之爲心洞達

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具衆理而應萬事天

下雖大而心之體無所不包倫類雖多而心之

用無所不貫廓然與天地同體浩然與天地同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量惟其蔽於物欲之私雜乎氣質之偏然後燭

理有所不精處事有所不當而見其狹小也必

有以發其聰明開其志氣聲色嗜好不足以蕩

其心奸邪讒佞不足以惑其志而後知周乎萬

物而道足以濟天下也若不廣咨諏之路開衆

正之門博採勤求則聰明志氣何由日進嗜欲

何者當戒奸邪何以辨別四海之大兆人之衆

又何以周知不遺而措之得其當處之得其宜

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言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舜

之明目達聰禹之聞善則拜及乎殷周之盛王

莫不皆然卽三代而下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亦未有外乎此道而能興太平致盛治者也故聖主知之兼收並蓄細大不遺以衆知爲知以衆心爲心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英華靡遺幽隱必達有言逆耳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其容而受之也如江河之不擇細流泰山之不辭土壤諒直者嘉之敢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則其智彌大其德彌光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而六合之大九州之遠一如堂陛之間規爲措注若指諸掌也仲虺斯言可謂得爲治之要矣

書經

好問則裕

監察御史臣張孝捏

臣謹按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類皆不恃一己之耳目而必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耳目不恃一己之心思而必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誠以天下之大萬物之衆非獨義理無窮卽事物之變態其千岐萬轍亦無窮誠有非一人之耳目心思所能徧及者是以懋昭大德如湯建中於民如湯亦旣足以垂裕後昆而仲虺猶必以好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問則裕諄諄規勉焉今夫天下之首出庶物者大君也下此則才智之不逮不啻倍蓰宜若無足以仰裨聖學上佐治化者然而天地之理愚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語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明乎下問之有益而不可以卑邇淺近而忽之也惟是人君至尊人之欲獻言者非無懇惻忠愛之誠而卒不勝其畏避顧忌之念是以訥者不敢言而言者亦有所不敢盡苟非動之以至誠加之以善導卽恐蹇澁退縮

胸中所欲吐者十且不得其二三是雖問猶之不問耳矣好問者無時無事不欲取證於人不足以其人之愚賤而有所不屑也不謂所見之既明所守之既定而以爲不必也惟隨時導引隨事諮詢俾各如其所見各盡其所言於是以天下之耳目萃而爲一人之聰明以天下之心思合而爲一人之睿智精而理道蕃而事物近而左右遠而四海九州無不有以燭照數計洞察隱微而措施之閒左宜右有所謂蓄之有本應之不窮其於治天下不亦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問者所以集衆益也而論既衆則理不能以盡同至於是非之際輕重之閒毫釐千里之辨要必澄然一斷於大聖人之虛衷而無所惑然後能收衆益而不爲輿論所紛也故朱子論舜之問察用中而曰苟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則本原之地尤所以爲好問之本者要而言之亦曰大居敬貴窮理而已矣

書經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侍講臣于振

林之奇曰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然天能降衷於民而不能使民保其固有故畀君以立教之任而使民不失其所降衷也

臣謹按此言民之性本於天惟聖主能綏猷以復其性教之事也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堯

明時又

薛季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稟天之聰明代天理物使民日遷善臣謹按此言民之欲出于天惟聖主能時又以給其欲養之道也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孫繼有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一民失所卽非天地父母之心惟亶聰明者作民之元后作民之父母使之皆得其所

臣謹按惟天地能父母萬物惟元后能父母萬民蓋人爲萬物之靈而元后則人之靈也此言養以成其教也

洪範王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

陳雅言曰武王以人君代天理物必使民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故道在敘其秉彛人倫也

臣謹按惟天相協民居惟聖攸敘人倫彛倫敘則人皆安常處順乃所以承天陰騭之心此言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字

教以成其養也

臣竊惟以上四條皆聖王承天立極之心法曠世覺民之治統其道則君師兼備其事則教養並隆故天生聖人必畀以聰明獨絕神靈首出之資者非使獨爲聖哲而已惟能悉聰明之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然後聖人之性盡而天地萬物之性亦盡至於天人賦畀之際自天而言則爲降衷爲陰騭自人而言則爲恒性爲秉彛要之天下之民其性得以永綏欲得以有主靈得以不昧倫得以罔斃者無不仰賴於聰明

天亶之聖人蓋天地無心而成化百姓日用而不知古昔聖賢推原天道責成人事異世同揆如出一口意固如此且夫生民者天也又安之任君也天以施生之德布惠於民而以乂安之任責難於君則天事易君事難矣况堯湯水旱本屬天行頑嚚間生亦由天性然使災患未弭人心未格在君皆不得以天數而諉謝之故曰爲君難然則其難其慎所其無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固歷聖之所同萬世之所準也歟

書經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侍讀臣周玉章

臣謹按中庸天命之謂性蓋原本降衷恒性之說也性者理也有所以主是理而命之人者尊之爲帝易曰帝出乎震是化生萬物者帝也而陰隲下民者亦帝也自天而之人則爲降衷所謂繼之者善也自人而受之天則爲恒性所謂成之者性也真德秀曰深味降衷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可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全

不敬哉朱子謂書言降衷詩言秉彜道理則一而名字位分有不同者夫恒性之與秉彜初無異解惟是有物有則指形質附麗而言如五事則有恭從明聰睿五倫則有親義序別信一物各具一則若中爲天下之大本萬理之所從出在天爲太極之真宰降之于民則渾然一中并仁義禮智信之名亦未嘗區而分之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由是而之焉或見吾性中之仁或見吾性中之義或見吾性中之禮智信順其自然而率性之道出焉卽所謂猷也特

是稟氣受質之先既不無清濁純雜之殊形生
神發之後又難免知誘物化之累於是聖人定
之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克綏厥猷惟后矣蓋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則所以
化道而安全之者其事蓋詳其責綦重洪範曰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協居
與降衷同出於天而建極與綏猷功歸於后固
可以互相發明者且夫中者古聖人所以傳心
而傳道也執中之旨肇自唐虞然危微精一雖
包乎性命之理而未嘗明言之惟湯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直推原上天生民生物之心重念作
君作師之任而以降衷者見所性之同復以綏
猷者立爲治之本此所以上接唐虞執中之傳
而下開萬世言性之始歟

書經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謹按湯誥此言揭造化之機緘而爲理學之權輿也蓋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理義者純乎天氣質者參以人者也然天下非理義之性無以宰氣非氣質之性無以受理宰之者理固必無偏全受之者質亦僅分清濁此所謂恒性也孔子之言性曰相近兼理與氣而言包括殆無遺蘊矣蓋天命之初混然一理然二五之凝成終有不同者存焉自此指明於天下而性之說莫知所宗杞柳湍水孟子辭而闢之性善之論深切著明直破諸子異同之論然或疑程子之言與孟子不合程子曰善固謂性惡亦不可謂非性母乃有二指乎不知孟子之言舉本然之性程子之言舉所稟之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

愚不肖而不足所稟之性剛柔之異質遲速之

異候有生而鍾其純粹之最者亦有偏駁者其
最純者固存其本然之常性不待復而誠者也
若其偏駁者其爲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
固可得而反也故程子謂夫子之言性相近者
指所稟之性孟子之言性善者指本然之性均
與降衷恒性之旨相爲脗合焉張子曰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楊時曰氣質之性君子不
謂之性蓋欲因其所稟而返之本然則人皆可
爲堯舜此孔孟所以闡降衷之闡奧而程氏所
以有合於孔孟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朱子謂性卽理也在心謂之性
在事謂之理又謂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
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合觀諸說大義微言
孟子本諸孔子至程張朱子而互相發明苟楊
董賈韓之說紛紜淆亂罔知折中寧有當於惟
皇降衷之旨也哉

書經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侍讀 臣 赫瞻

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陳雅言曰孝悌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以爲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以爲準愛敬之道旣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而一家繼而一國終而四海之人莫不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孔穎達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

臣謹按君人之德固統家國天下而共象者也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惟順德立於九重而儀型表於萬國其理不誣其機不爽有如伊訓之所述是己其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蓋誠諄諄於嗣德謹始之道也厥德維何則愛敬是嗣德維

何則立愛立敬是顧孝子悌弟之良雖具於人心而不能不漓於世教寢微之日抑事親從兄之誠無間於聖主亦未嘗不具有發邇見遠之機第愛敬之理民與君同而愛敬之用君與民異如曰執孺慕以爲愛徐行以爲敬猶未盡乎王者愛敬之義必極之不愆不忘善繼善述信任老成推崇耆德此皆立愛立敬之至意而爲人主之所不可不亟講者也夫能立愛敬之道於一人卽成愛敬之化於一世始刑於家邦終洽於四海不自薄其親天下亦誰趨於薄不自慢其長天下亦誰習於慢仁讓於以漸興兵刑於以不用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此也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亦此也而要非立愛立敬不至此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書經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臣謹按人主以一身履天位而撫兆民兢兢業業固無一息所當自逸者也蓋天位不可恃所恃者兆民爾兆民不易治所治者民事爾仰觀蒼昊以大寶畀之聖人豈僅欲其搯生殺擅予奪作威福以震耀此羣黎百姓哉亦以林林總總其類至繁其情至渙有聖人出以元后之尊而統率之能養其欲能給其求能使天下百姓飲和食德而共樂此昇平而後好生之心爲克慰也故人主誕膺天命天未有不欲其國祚綿長而享福悠久惟視其所以及民者何如因以定其在位時安危何如爾伊尹當日見太甲旣已悔過自新處仁遷義又恐其久而生變於是

以民事惕之復以安危警之蓋誠有見於天命靡常民畧可畏而守成固若是其不易也然所以重民事者維何亦曰誠而已矣遐稽往代非甚無道之主其卽位以後大抵奮發有爲者多然欲厚民生而閭閻每不免於擾累欲正民德

而風俗每不免於澆漓者其故何哉上澤闕於下逮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君民相與之間誠意不足以感召也夫五方之風土不齊羣生之疾苦不一人主尊居九重所有祁寒暑雨之咨旣不能赴深宮而直訴而人主又不可以私心臆度於是設官分職以經理之無如經理偶非其人則興一利而利不必均沾除一弊而弊未曾盡剔甚至積玩生姦遂爲隱飾民情不以實告實告亦不盡情在君上宵衣旰食非不勤求民瘼也而臣下實意不將但事敷衍則上下相隔德意不通欲生人之不至於流離困苦惛淫匪彘勢必不能是故聖人於此將使君民聯爲一體必先使君臣合爲一心知國家之敗由於官邪於是慎以選之務在清其登庸之路知官之失德由寵賂章於是禮以進之務在維其廉耻之風自公孤卿尹下逮百司庶職一以誠意交孚共勩邗治其有玩視民依阻遏民隱者罰無赦則君不疑於其臣臣不惑於其君上下交而志同於以悉心經畫誠求保赤之方各盡克艱之道庶幾下情無不上達

而上德無不下宣矣至所以安厥位者維何亦曰敬而已矣人主之敬亦不外於勤民然而民事之廢弛多萌於人主自安之一念當夫海宇豐登四方寧謐天下大勢亦似已治已安而盛衰消長相爲倚伏人主席此尊崇之位覺其安則危覺其危則安覺其安則肆志日長而叢脞之至馴致於不可支持覺其危則寅畏常存而昭格之誠卽足以迓夫休美况禍患所萌治於微則用力少而功多治於顯則用力多而功少人主於其未然而常見棄忽無怪乎及其已然而猝難復振也昔唐太宗曰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羣臣魏徵曰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夫唐代英主太宗稱最貞觀治道史冊推美當日宗社豈遂至於傾覆而魏徵卽以此說進者要知人主臨御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制治必於未亂而保邦必於未危也爲人主者知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則當朝乾夕惕不使厭倦之得乘知奇技淫巧啓奢泰之漸則當崇雅黜浮不使華靡之日盛知利口足以亂德則

便佞之人不當使得侍於側知加賦所以害民則聚斂之說不當使日陳於前恐懼修省無往而非一敬庶幾天命可保而天位可守矣總之守位如同乎守身欲守身者務使元氣之常充欲守位者務使民氣之無損民之氣與君之氣呼吸相應凡民間氣偶或乖皆賴人主默爲調劑遇事而培養之此民事所以惟難而厥位所以惟危也人主於此因其難而懷保靡寧常思所以圖其易知其危而戰兢自矢常思所以求其安則本固而邦寧邦寧而一人有慶天下萬世有不永臻此仁壽之域也哉

書經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編修 臣葉酉

臣謹按此二語乃千古爲人君者聽言之法也人情莫不好諛而惡直有順吾志者雖其言未必是鮮不聞之而欣然矣有逆吾意者雖其言未必非鮮不聞之而艱然矣使不以道揆之而是非莫辨則忠言不聞而讒諂之說日陳於前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伊尹之所爲惓惓與昔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圭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己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夫士及所譽者樹耳於事固無所害也而太宗卽嚴斥之者誠以人臣而存一迎合之私卽可以無所不至君或務爲優容卽相率而以因循爲事君或務爲整飭卽相率而以苛刻爲能君或用一人卽明知其人之不可用也且稱其善良以附之君或舍一人卽明知其人之不可舍也且索其瑕垢以排之惟求諸非道則佞臣無所容其奸讒諂之

說不聞而忠言必日陳於前矣太宗惟不爲佞
臣所惑故於犯顏極諫者雖時有所拂至欲殺
此田舍翁以爲快而一聞君明臣直之言輒翻
然易慮降心相從此貞觀之治所以幾及乎唐
虞三代之盛也豈偶然哉臣嘗讀宋臣蘇軾文
集竊歎其有合於古大臣之用心也當仁宗時
惟以苟且宴安爲戒及上書神宗則於紀綱風
俗三致意焉蓋仁宗寬厚之主患在不能有爲
神宗毅然有爲矣患在求治太急各視其病之
所在而鍼砭之未嘗順意求合其無面從之失
可知惜乎時君不之用耳且夫人君之尊猶帝
天其威雷霆也人雖至愚豈有敢侮帝天而犯
雷霆者哉其敢於逆上旨而爲痛哭流涕之談
者其人必有愛君之心者也是故明君於言之
逆於心者雖芻蕘無可採而亦諒其中之無他
於言之遜於志者雖利害無所關而必防其流
之所底其是非悉準之於道而不以言莫子違
爲樂焉如是而君德不日新而國家之務猶有
不卽於理者未之前聞

書經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註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

臣謹按註意謂人臣當成功之後便當退處山

林以遠乎寵利之榮細玩語氣恐非經文本旨

意此句亦是泛論爲臣之道當如此而功成名

遂之時尤宜深察乎此而加之意也蓋寵利二

字最易惑人一入其中則公忠體國之意少而

私便其身圖之心熾凡爲臣者皆當深戒乎是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十四

而成功之臣其所居之位與其所處之時尤易

陷溺於其中何也夫成功之臣必其居位崇高

荷服休之寄而列九卿之職則優游以固其寵

利其勢甚易且形偏勢親處疑懼之地納約之

誠有未易以徑情直行者苟篤棊之忱不勝其

爵祿身家之謀則莫若委蛇遷就於其間可以

無意外之虞也逢迎脂韋於其際可以無不測

之患也是寵利之心之最易萌動者莫如成功

時也若此者豈獨大臣哉雖小臣亦在所深戒

如爲國家宣力而著有微勞亦必精白乃心無

寵辱之驚然後能不虧素履而無有初鮮終之
悔蓋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以潔
身爲高哉若如註言必遠別退休則如漢之諸
葛亮鞠躬盡瘁以終其身宋韓琦每遇大事不
顧身命雖退居田野聞王安石變一善政易一
良法輒涕泣終日不食慙慙懇懇不敢稍安其
處心積慮皆以國爲體者也不特無寵利之見
在其意中是豈有須臾忘國恤耶此又何以稱
焉伊尹此言所以明人臣之道當國爾忘家公
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始終惟一確乎不
拔不可因成功而稍萌寵利之念則邦其永孚
于休也必如註解則下句接上未見親切

書經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侍讀學士臣呂熾

朱子曰這個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

真德秀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怠以一出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

臣謹按伊尹初告君以慎終于始謂必善其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美

而後能善其終也今又誠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謂必謹其終而後能全其始也蓋人君當始政之時畏敬之心內存逸豫之情未起類能戰兢自持勤於庶政及其久也海宇寧謐宗社乂安贊頌之詞日聞於耳怠逸之念潛動於中故往往有始儉而終奢始勤而終懈者若漢之武帝初能表章六經專用儒術終於喜功好大土木甲兵神仙祈禱之事雜然並興海內虛耗豈非侈心一萌故不克終乎唐太宗爲三代以後令主貞觀之初厲精圖治寰宇昇平幾致刑措

迨其後雖未至大戾然觀魏徵十漸之疏亦可
見其漸不及初矣凡此者臣愚以爲一則由於
識量之未廣故不能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
益求其安一則由於德性之不堅故能持之於
一日而不能守之以百年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故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是以純修之主慎守一心以中天
之盛而慮及四海之困窮以大舜之德而猶凜
凜於時幾勅命大禹平地成天而不自滿假成
湯式于九圍而聖敬日躋文王通駿有聲而不
敢般于遊畋皆惟一日新之功也故善爲政者
繼祖宗之緒聯而屬之不啻一身不善爲政者
或一身而前後判若兩人又何以能一乎曰是
不可無學問之功焉蓋敬肆之幾伏於至微人
不及見於其幾而慎之常使敬勝怠義勝欲所
謂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也及其旣發
而持之則用力已難矣故人主圖治必常存敬
畏罔敢怠荒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
長兢兢業業百年恒如一日則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不二不雜日新不已又何至有初鮮終前

功盡棄也哉此日新之功尤在慎獨慎獨者天
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夫

書經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修撰臣于敏中

蔡沈集傳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朱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個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

真德秀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若始敬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日而新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堯

乎

臣謹按人君之爲學未有不以法天爲極詣者

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蓋行健不已

天之所以日新也自彊不息人君之所以日新

也法天行之健以爲修德之本故天之運一翕

一闢無始無終人君之德日新又新慎終如始

蔡子所謂有常朱子所謂接續其理一也顧臣

以爲接續有常之本則西山真氏所云敬字盡

之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自格致誠正以

至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蓋主敬則心不外馳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代天工而熙庶
績也主敬則心無間斷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
光明所以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也冕旒蔽目
不自用其明而九州之遠無遁形焉敬之所以
能視遠惟明也黈纊塞耳不自用其聰而萬里
之外無遁情焉敬之所以能聽德惟聰也明矣
而不敢自恃其明聰矣而不敢自恃其聰虛衷
延訪公聽並觀無一念之懈弛一事之怠忽然
後合天下之聰明以爲一人之聰明皆一心之
敬爲之推暨而不窮日新之功必至是而始備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八十一

三代以下誦主德之純者莫如漢文而賈誼危
言抗論於中外又安之曰厯積薪厝火之憂古
今論者不以爲怪彼誠見夫大業之難終而久
安長治必基於朝夕乾惕之中也唐之太宗勵
精圖治克致昇平嘗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
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
臣之瞻仰猶恐不合天意未孚人望魏徵對曰
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魏徵
此言與書之所稱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者可以
發明矣又馬周上言陛下欲爲長久之計不必

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亦慎始敬終之一證也蓋德本於心心要於一日新則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而被四表格上下莫不本於是焉至於日新之旨始見於盤銘再見於仲虺之誥一則取以自警一則進以勗君而終始惟一語後之言聖學者不能外此而別有數陳洵乎爲人主法天行健日進無疆功用之最切近者歟

書經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監察御史臣郭石渠

蔡氏沈曰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全

以任君子也

臣謹按爲治之道莫大於用人而用人之當莫要於明斷詳玩經文四惟字二其字此中大有明斷二字意在何者明則君子小人炯然判若蒼素斷則進君子遠小人決然一定不移否則臧否莫分忠佞罔辨明不足也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斷不足也惟夫清明在躬而剛斷果決故能知人善任而德協明良孰爲賢也使之在位孰爲才也使之在職孰爲其人也使之在左右以左右視庶官則左右爲上誠使

爲上皆其人而所以爲德者自能格心弼過俾
聖德日新所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也以庶官
視左右則庶官爲下誠使爲下皆賢才而所以
爲民者自能敷教勸農俾遂生復性所謂使是
民爲堯舜之民也凡此孰非君德之明斷有以
區別之詳而任使之當哉故當其未用也則其
難其慎其難者大權若吝名器不假是本吾心
之明斷有以擇之務真而惟恐悞用也其慎者
詢事考言毀譽必察是本吾心之明斷有以處
之務當而各盡所長也明足以燭賢奸斷足以
定賞罰而人不得以倖進矣及其既用也則惟
和惟一惟和者俞咈交咨可否相濟若八音之
克諧五味之調適焉惟其迪知是以忱恂明斷
而後和也惟一者上下泰交終始無間若元首
之聯股肱百體之奉天君焉惟非謀面是以同
心明斷而後一也明則猜忌無自而生斷則讒
謗無隙而入而君子咸得以自顯矣然而明者
斷之體斷者明之用明而不斷涇渭猶自了然
斷而不明是非一任倒置是則用人之際明尤
其最要矣以故稱堯之德者首曰欽明此百工

所以允釐也稱舜之德者首曰濬哲此幽明所以黜陟也稱禹之德者首曰明明我祖此九德所以咸事俊乂所以在官也稱湯之德者首曰天錫勇智此三宅三俊之所以卽宅卽俊而德懋功懋之所以懋官懋賞也至於稱文武之德者首曰宣哲維人曰世有哲王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此庶獄庶愼之所以罔攸兼而罔敢知而義德容德之所以不敢替而惟謀從也是皆言明而斷在其中矣夫以二帝三王之世所稱得人之最盛者而要皆本於知人之明且斷有如此則用人之必要於明斷也此非其明驗大證哉蓋明則如寶鏡之照物而妍媸立見斷則如鋼刀之削鐵而沾滯不形由是羣小屏迹衆正盈廷君德奚患其不新治道奚患其不隆乎

書經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張氏九成曰尹欲堯舜其君則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爲下爲民可知

臣謹按君臣一德夫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則君臣之一德正君臣之一心也一者誠也真實無妄純一不雜之謂也君臣各有真實無妄純一不雜之心以成其德則君修其新德之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金

臣效其新德之助君臣相與之際一天心之相命而已矣此伊尹所以勗嗣王以用人之道並告以臣職之重而察之務欲其精任之務欲其專以明一德者當如是云夫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而有初鮮終者大約由於衡鑒之不精而君子與小人並用君子之勢恒不敵夫小人始則並蓄而兼庸繼則相傾而偏勝小人遂得操其逢迎阿諛之術以蠱惑夫君心於是君德不間斷於己者必間斷於人以求其日新也難矣是故庶官左右均當重其選也夫庶官者後先

奔秦之材也知從特達採自旁求試經盤錯之地拔起儕偶之中果賢且才也舉而用之可也左右者公孤卿尹之選也正已足以率物忠讜足以格非訏謨足以定國是碩畫足以建太平置諸疑丞保輔之班藉以彌縫其闕托以股肱心膂之寄賴以匡救其災果其人也委懷聽之可也若是君德固無間於臣矣而臣德亦無間於君焉蓋臣職雖分大小臣心總無他念言乎爲上則隨時納誨因事效忠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好言乎爲下或調燮於內或承宣於外利其民而不徇乎己之所安心之所主惟於二念洵乎爲一德之臣矣然此臣也正於君德之純雜卜去就焉是以未用之先量能而授論定而官進賢如不得已焉不以一節信其生平不以小眚掩其大德毀譽務察其真焉其難其慎如此旣用以後委心聽順形迹不存有相濟無相疑也專意責成讒間不入觀厥始信厥終也惟和惟一又如此是君以一德倡臣以一德應於是君子嚮用小人退聽資其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心以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明良喜起

如登堯舜之廷焉而後祖宗之基業可承生民
之屬望可慰上天之付託可膺則君臣之一德
非君臣之一心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全

書經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編修臣蔣元益

臣謹按帝舜之謂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則臣也者君之所藉以爲輔民之所待以爲治者也自昔帝臣王佐不績嘉猷光昭宇宙綜其大端要不外致君澤民二者而已請卽伊尹所稱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進而釋其說焉夫事君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以爲君也乃不曰爲上爲君而曰爲上爲德者何歟蓋惟皇建極惟辟奉天天所賦者謂之德存之爲仁義禮智措之爲禮樂政刑極其用則被於四海九州原其端則肇於起居出入古之大臣左右厥辟明其道以明君之道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而不敢爲流俗因循之論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而不敢爲曲學阿世之私其敷奏朝廷之上獻替惟殷卽從容閒燕之時啓沃倍切臣之爲上如此君之德有不日新者哉君德日新而君之道盡則臣之道亦盡矣至於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是民所仰治者惟君君所贊治者惟臣君
代天理物臣代君宣猷義相需也而古大臣之
心則惟引爲己責而不敢委爲君之責不惟憂
民之憂而并慮貽吾君之憂其勤勤惻惻之意
惟恐民瘼之不上聞民隱之未易燭蓋至胥天
下而登之衽席而猶懼不足以對揚休命焉孟
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
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嘗自言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蓋必如是而後可云爲民也非然者膺
股肱心膂之寄而無康乂懷保之忱國家安賴
有是臣而臣亦何以靖共爾位哉夫由臣而上
之爲君由臣而下之爲民臣者上下之交責之
所萃也使爲臣者以伊尹之心爲心致吾君於
勲華躋斯世於仁壽一德交孚上下胥賴豈不
休哉

書經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蔡沈曰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

真德秀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

臣謹按四爲字有念茲在茲主一無適之意人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九

臣之心舍致君澤民之外而別有所爲則身家利祿之念切而忠盡篤棊之志衰必先精白乃心而後可以無忝厥職當量而後入之時欲自命爲純臣宜自審所爲始特是稍有建白無不曰吾以爲君偶有展布無不曰吾以爲民而迂疎之學術何以上裨於宸聰淺隘之措施何以下愜乎民隱不足云爲德詎可云爲上乎不足云爲民詎可云爲下乎書有之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此伊尹之爲上爲德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伊尹之爲下爲民

也然則才識遠不逮古人者將何以自效哉亦曰實盡其心而已夫苟不徇私不計利不邀名不市惠其心旣別無所爲矣則格心之啟沃爲霖雨爲鹽梅固曰爲上爲德卽芻蕘之獻替工瞽之箴規亦無非爲上爲德也膺養恬之任惟勅懋和惟畢棄咎固曰爲下爲民卽一方之保障一時之振育亦莫非爲下爲民也且夫爲上爲下亦豈有二道哉夙夜緝熙之學非淺近所能窺深宮懋勉之功非臣工所能贊惟是効官分職存心利物于民必有所濟不徒托諸空言務有以見之實效故凡實心爲上未有不爲民者實心爲民未有不爲上者進幽風之頌陳無逸之謨繪監門之圖上千秋之鑑君德日新萬方樂業爲民之至卽所以爲上爲上之切乃所以爲民分而言之若有二端合而言之其理則一貫者也惟有不二不雜之心斯建有猷有爲之績精神聚則識見因之而開志慮堅則才力因之而奮人臣致君澤民之道無他誠而已矣用人而曰其難其慎者無他誠與不誠必察之而已矣誠也者上祇有君下祇有民所謂念茲

在茲主一無適者此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全

